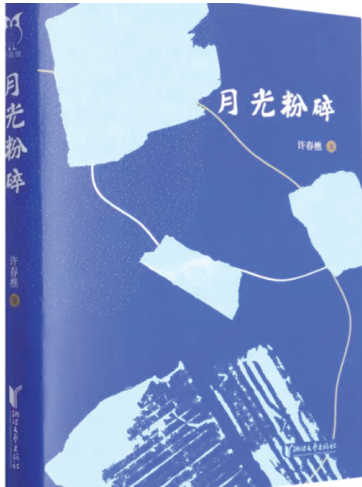


从困境中寻找光亮

——读许春樵小说集《月光粉碎》

孙功俊



《月光粉碎》
许春樵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月光粉碎》是我省著名作家许春樵新出版的一部中篇小说集。全书收录了四篇小说，叙述了四个底层人物“人海沉浮”的故事：有外出打工、饱受情感煎熬的年轻乡村女性；有守着一句承诺而寻觅一生的“情痴”；有背负秘密、无法救赎的男人；还有傻乎乎、坚信世有好人的纯真少年。这些不容易被人看见的社会边缘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努力生存，却具有“殊途同归”的质性。

首篇《麦子熟了》中的麦叶，因家境贫寒，为支付公公的医药费，和老公通过抓阄方式来决定谁去打工。最后是麦叶跟着堂姐麦穗踏上了打工之路。用麦穗的话说：“把女人累成男人，把男人累成畜牲，出门打工就这命！”而打工人群中，很多人两三年都不回家，这样一群男女在一起就产生了“临时夫妻”的现象。麦叶只想从丈夫口中听到几句关心话，但老公没有给予她想要的关心，这时老耿出现了。作者将麦叶对老耿的关注、道德的束缚及堂姐的调侃和嫉妒等心路历程，描写得非常详细。在麦叶被老板一直骚扰时，老耿的见义勇为让麦叶很感动，对他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老耿是不乘人之危的好人，为帮助麦叶需要赔钱的老耿也没有找麦叶要。男女之间的情愫荡漾，但两人都坚持住了底线。

回乡的麦叶被谣言困扰，遭到了家暴，而谣言的来源竟是堂姐麦穗。随之悲剧悄然而至，直到听到老耿的死讯、公公的死讯、老公被抓的消息，麦叶才知道发

生了什么。小说最后，始作俑者的麦穗经不住良心的谴责，去普陀山出家……麦叶是当代社会中常见的打工妹，作者没有对这个人物作脸谱化处理，而是通过生活细节写出了她痛苦的精神挣扎和复杂的内心世界，进而以点带面，勾勒出了整个群体的精神面貌。

《遍地槐花》中的赵槐树为一句许诺，40年不停寻找女同学李槐花，最终演变成一种生活目标。“都四十年了，大街上见到也认不出来了。”“而且那种蓝色发卡已经好几年没见到了，女人的头发全都变黄了。”直到30年后，李槐花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才破译当年许诺的真相。所谓的许诺和“槐花牌”手表事件完全是一场误会，而赵槐树被这场误会几乎耗尽了一生。人被命运捉弄是人生无常的常态，从人性上来说，小说折射了人性受伤和苦痛里的一束幽光。正如作家所说：“赵槐树这个人物在现实中似乎绝迹，小说是想在现实废墟上重建一个有人性有温度的世界、一个梦想中的世界，我尝试着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月光粉碎》是书名也是小说名。“那天晚上，姚成田空前绝后地喝了五碗白酒，人被酒精点着了，脑子里火光冲天。踉踉跄跄地走在乡间的田埂上，姚成田看到了村子里摇摇晃晃的月光起雾冒烟了，月光像是被泼翻了面粉四处弥漫，一派粉碎。”“他听到了身体里有类似于骨头断裂的咔嚓声……实际上已经被月光和酒绑架了。”姚成田一生被“好人”概念牢牢控制，“好人”是当地政府授予他的荣誉，他害怕“好人”这顶帽子，扔不掉，唯一的出路就是死亡。作家对这个人物寄寓了一种深刻的同情与悲悯，虽然姚成田最终没有走出愧疚的泥沼，但自救与救赎的过程充满了温暖和善意，对他这个生命个体而言就是充实的和有意义的。

许春樵成功刻画了姚成田这个生活中失败者的形象，还塑造了吴启春、刘秋兰、王麻子、胡文娟、罗琳和窑工这些底层群体，呈现出世俗味十足的底层生活图景。另外还有黄耀武、赵堡、武祥彪等小老板，他们的为富不仁与姚成田不堪的人生形成了鲜明对比……

小说集《月光粉碎》延续了许春樵小说一贯的叙事和表达，书写底层普通百姓的群像，关注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状态，将他们的无力、迷茫、困惑以及希望和期待表达得淋漓尽致。作家善于从凉意中寻找温暖，从困境中寻找光亮，让读者感受到弥漫其中的悲悯，看到背后的希望。小说语言具有独特的质感，如同书名“月光粉碎”一样将视觉和触觉结合于一体，形成了强烈的艺术感。

磅礴气韵 赤子深情

——评黄梅戏舞台剧《张恨水》

曹冬艺

由潜山市黄梅戏剧团创排的安徽省戏剧创作孵化计划项目黄梅戏舞台剧《张恨水》，于2023年12月28日在安庆市黄梅戏艺术中心首演。该剧聚焦现代报人、作家张恨水川渝八年的抗战坚守，以鲜明丰满的人物塑造、高潮迭起的情节推动、强烈深刻的象征性表达，完成独具艺术魅力的舞台剧叙事，尽显磅礴气韵，展现了一个有胆、有谋、有情的张恨水。

磅礴叙事中的赤子深情

张恨水为我国现代著名报人、小说家，在半个世纪的办报及创作生涯中，足迹遍及北京、上海、南京、成都、重庆等地。黄梅戏舞台剧《张恨水》避免冗长化叙述，集中视线于张恨水在川渝的抗战八年，叙事极具磅礴气韵。

1938年初，张恨水至重庆，任重庆《新民报》主笔并主编副刊《最后关头》，在发刊词《这一关》中，他写道，“我就毅然答应了在这‘最后关头’来作一个守卒。任务自然是呐喊！”张恨水不仅以时评、杂文疾呼，也通过创作国难小说，揭露陪都重庆的政治黑暗、百姓疾苦，如小说《八十一梦》《魍魉世界》。周恩来评价《八十一梦》说，“同反动派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吗？”

这些，在黄梅戏舞台剧《张恨水》中均得以呈现。舞台剧以张恨水力主抗战书写为主线，以进步学生凌霜揭露献金、保护报纸直至被杀害为副线，并以张恨水妻子周南陪伴左右、国民党当局鱼肉百姓为衬托，独唱荡气回肠，群舞及合唱热血洋溢，描绘出一幅民众同仇敌忾的波澜壮阔的图景。

磅礴斗争中的赤子深情

张恨水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创作小说《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社会言情的情节或让世人误以为书生文弱。黄梅戏舞台剧《张恨水》在跌宕的情节中表现张恨水的胆识与谋略，斗争极具磅礴气韵。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日本特务土肥原请人带《春明外史》《金粉世家》请张恨水题签。张恨水将此两本书留下，另拿出《啼笑因缘续集》，挥笔写就“土肥原先生嘱赠，作者时旅燕京”。《啼笑因缘续集》讲述了关寿峰、关秀姑父女抗日，配以赠字，足见张恨水极尽对日本侵略者的嘲讽。

黄梅戏舞台剧《张恨水》以对比强烈的人物塑造构建斗争情节，制造强烈的戏剧冲突，在第四场“八十一梦”和第六场“热血之花”达到顶峰。在“八十一梦”中，因《最后关头》被勒令停刊，张恨水曲笔写就《八十一梦》，借梦鞭挞。在与国民党将军的对话



《张恨水》剧照

中，张恨水不畏威逼利诱，巧妙回答，凛然陈辞。在“热血之花”中，学生凌霜为护报纸被国民党军官杀害，凌霜之母纵身跳入嘉陵江。张恨水在痛惜义愤中发出质问，最终迫使国民党将军处决凶手。全剧斗争情节突出，刻画出了一身正气、足智多谋的张恨水形象。

磅礴舞美中的赤子深情

张恨水一生创作3000多万字，其中800万字与抗战有关，“九一八”事变后，张恨水仅用26天时间写成《弯弓集》，寓意弯弓射日，被誉为“抗战文学先驱”。黄梅戏舞台剧《张恨水》突出舞台张力，舞美极具磅礴气韵。

1939年，日军加剧轰炸重庆市区，张恨水带着家人疏散至郊区一处山坳，住茅草屋，吃平价米，在艰难的环境中，仍坚持抗战书写。张恨水之女张明明画有一幅写实油画，画面中，张恨水在油灯下疾写，妻子周南撑住一把油纸伞，为夫挡雨。

黄梅戏舞台剧《张恨水》在布景、灯光、道具等舞美设计上与张恨水的生活高度契合。舞台背景为涂炭萧条的山城，弱光打造昏暗的世态。最为成功的是道具对思想内涵的表征。作为张恨水与周南心意相通的媒介，油纸伞，传递出斗争时空下的一缕温情，而二胡在张恨水的手中轻轻拉动，是对往昔和平宁静生活的无限感怀与期盼。毛笔是全局的灵魂道具，大笔如椽，张恨水挥舞大笔，犹如挥动金箍棒，斩尽《八十一梦》中的妖魔，伴舞的青年学生纷纷拿笔，意气风发，象征着深沉的爱国情将一代代发扬继承。

张恨水是潜山人，在他辗转南北的人生历程中，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家乡，写下了《潜山血》《潜山出头了》《忆车水人》《潜岳引见录》等歌颂家乡的作品。黄梅戏舞台剧《张恨水》成功首演，是潜山人对潜山作家张恨水的敬仰与怀念，更是挖掘张恨水思想精神的时代价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

